



天保五年新鐫

靜軒居士著

編

江戸繁昌記

克巳塾藏



江戸繁昌記

靜軒居士著

天保二年五月予偶嬰微恙不能危坐執聖經稍繙
 雜書於閑卧無聊中以遣悶焉如此旬餘一日者慨
 然拋卷而嘆曰近歲年以不豐百文錢纔實數合米
 然窮巷擁疴浪人猶獲不餓而卧遊乎圖書叢內饑
 得非太平世浴如天德澤之所致也哉因思都下
 繁昌光景鎖甌憶之幼時所觀今日所聞百現萃于
 病牀上隨書隨思更鈔枕邊所有雜書中堪記之者
 又以遺悶漸集為卷以題曰江戸繁昌記然予原不
 屬意於厥衷且病中一時作意所筆安能足細寫其



光景以鳴。國家之盛，但雖文拙，雖事鄙，偶存好事家之手，得證江都三百年于今之繁華之一二乎。百年後則足矣。若夫所取諸今日，或使讀者亦笑以遺其悶於無聊中也。耳嗟斯無用之人，而錄斯無用之事，豈不亦太平世繁昌中之民耶。

江都繁華中鳴，太平之具無過二時，相撲三場，演劇五街，妓樓相撲，則雖屬於戲，蓋古人尚武之所由起，其來舊矣。乃今士人喜之，亦仍彎弧躍馬，著武餘意，所在則其實非彼此同日之論也。然其撲忠孝之情，拾禮義之狀，使觀者感激奮而泣者，是演戲本色予。

常謂不泣乎忠臣，庫券四回，鹽治氏諸士別城之條者，亦非忠臣也。如妓樓者，陷奸盜，大牢獄，洗憂悶，一樂海所關亦大，則外武而喜為瀉，而感為樂，而溺為其然何在，非彼之罪也。

相撲

櫓鼓寅時揚，袍連擊連辰，觀者奪食而往，為力士，取對上場東西各自其方，皆長身大腹，筋骨如鐵，真具二王屹立，怒目張臂，中分土豚各占一半，磚為蓄，久之精已定矣。一喝起身，鐵臂石拳，手相搏，破雲電掣，碎風花飄，賣虛奪氣，捨隙取勝，鐘指捉鬼之怒。

清正搏虎之勢，後挽咆哮，鷹車攬驚，二虎爭肉，雙龍弄玉，四臂扭結，奮為一塊，投繫拾涎，不啻鬪力，鬪知鬪術，四十之手，八十之伎，莫不窮極焉。行司人乘軍扇，左周右旋，判贏輸，而觀者之情悅，而愛東勝，敗亦分之間，鼎負為憤，徒張虛勢，髮衝頭上，手巾手捏，而把勢汗，扼腕，切齒，在顛，不自覺為扇揚矣。一奮喝，而之聲，江海翻覆，各拋物為纏頭，自家衣著淨，投甚矣。或至於褻傍人，短拙。

雷方二神，角力于上世云者，邈矣。其實不可誓為。皇仁帝七年，野見宿稱，當麻，蹴速蒙，詔試力，蓋以

此為之祖而。聖武帝遣部領使，廣徵天下力士，且如。文德帝鬪，名虎善雄之力，以定儲嗣，於贏輸中，其伎之盛，可從知矣。甫來士人名，此伎者，世不絕焉。然國家騷亂，何暇及之。蓋亦平世餘事爾。河津祐泰，侯野景久，畠山重忠，和田義秀等，較力並在於賴朝公治世之日。織田豐臣二公設此觀之，亦見於無事之時。今世所謂勸進相撲者，起於。後先明帝正保二年，山州光福寺僧緣，宮殿再建設，此伎場，江戶則先是，明石志賀之助者乞命，始行之。于四谷，鹽街實寬，永元年也。後寬文元年，創建勸進相

撲歲時相續繁昌臻于今云

明和間婦人相撲大行與趙宋之世上元或設此戲
同一奇而聞近日兩國觀物場替者與婦人角力可
謂更奇去年予於某家見擬相撲者流先儒姓名編
号登時言之為奇而頃者又見擬之今儒名字差大
愈出愈奇然未聞今儒中一人有金剛力者但至其
賣名射利之手不止四十八十假虎威張空力舞狸
術收虛名鷹隼攫物狡獪嗜世唯出死力以求世間
喝采之声周旋米之纏頭紛於是乎拖為至其下
者別出書畫會之手段奔走使脚左搏右捨屈腰握

沙叩頭流血依四方君子之多力纔救土豚緣之窘
是謂之荷禪儒云乎嗚呼誰能卓然秀出有古豪傑
風而外不挫於物內不愧乎天出維持世教金剛力
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音原

慶長之初年娼家僅三所一在麴街自京師一在鎌倉
岸一在大橋今常盤橋是也自設
府亦勤坊徒者其他自伏見夷街奈良木辻
坊後來者各所散居十七年庄司甚右衛門者上書
請合散為一以開一大花街元和三年官始准其
乞賜一地方于今葺屋坊旁開闢功成以其鞭蓋獲

簣之故名曰芦原後改言原而自大橋移住者取係江都繁華之意改曰江戸坊初名柳坊自鎌倉守來者住其弟二坊自麴街者緣初從京師至曰京坊其後來者在其弟二坊或謂之新坊後明曆三年八月因命徙于今地角坊者京橋外角坊之舊名而塚伏見二坊者由自其地方來者多之名云

五街樓館互競佳麗三千娼妓各鬪婬妍一窟繁華日月盛昌三月栽花七月放燈八月陳舞是為三大盛事友人學半詠花一聯云梁閣筵酣密雲下巫山夢暖濃雲凝子賦燈云青因邱逐蘭盆節紅燭寫成

元夕春其他五度佳節不直為觀之美例有格式云若夫暮靄林杪黃昏燈上火各樓銀燭如星絃聲鼓久四角雞卵世未之見此境晦夜亦開圓月天娼妓陳列就位大妓正面小妓分坐下壁于離闌遊人魚貫漸蟻附格子外意指目擊品鸞評鳳有悼而遠望者有押而近窺者穿疏交臂喃喃密語者情即談情也授管吹烟吹之艷話者痴妹弄痴也醉步浪之鬻者擁前幫間押後諫而過者大客上樓也洛神出水天女墜空姿儀整齊嚴不可褻迫徐之蓮步來者名妓迎客也有放歌而去者歌曰思兮我不思兮子欲

使思我子無理有交頰，立談者一人曰：我懷二錄銀，兄向言有三銖合弟一銖，通計纔一方半金。金少人多，顧安急辦？不妨明曉，吾宜遺遊矣。眾議一次相携而本大凡遊于茲境者，有愚而溺，色有達而喜，情使滅，取媚買興，愛燕或賤而挾，數賺他掠物，以此自好者，此為賊車載萬金，取興于人意，表不使氣，一黥控平脂粉者，如此即豪豪乎賊乎達也，興也雖不道學之極，亦吾落魄生輩，非所得而知也。凡事自非履其域，情不至矣。如何善畫其光景，此是釋史本翻譯。有人按曲聞其聲，不見其面，詞云：雪滿樓兮夜將中。

衾如冰兮寒威雄，夢裏不覺相抱着，如膠如漆交二弓，金屏障盡護，寒密猶是生憎，戶隙風水調雅淡，真使人肉飛，蘭房香氣芬馥，燈影暗黯六曲，秋江圖屏裏，鴛鴦一雙相依在三蒲團上。妓從容謂曰：君宜少說話，即曰：小子不解談話。妓曰：亦欺人耳。君多有手段，即笑曰：加脚鏡四本，妓星眼流波，曰：可憎矣。纖手一捻他，去時有倚娼過戶外，曰：今夕何夕，取此樂事。妓微笑應之曰：何等言語，不曾入耳。旋接筒吹烟，火光潑起偷眼，熟視郎面目，於火光中自家先餐一番，遂教他餐一口，曰：請且一睡，自起褪，即上袍。

彼之王臂早已在卽角枕下曰想君家必當有雀供
在口良緣未遇曰然則不知何樓有睡人約親曰家
君嚴矣不得縱遊如何有此事不如姑舍之談子情
卽様子令予聽之曰三千世界有誰一人悅妾且悅
人者妾亦不敢然恃有一人曰可羨哉願聽其名字
妓哂不答卽復曰云々言之何妨妓有頃曰不是別
人卽君也甫卽胸悸故笑曰妙騙人曰决無爲矣然
如妾者君豈顧耶曰休謙如君當世佳人也唯十
分調弄曰否落花如有情流水奈何無心曰誠然乎
曰請誓言曰雖假猶可喜曰其言卽假曰真矣曰試

爲早引一脚挿入他双藕股間妓曰冷脚可惡
折打三更闌樓就眠以閨打棒戒火声有客輾轉不
睡長等短等歎吁又伸以百筭之炒火已灰就燈食
烟纔遣無聊幾拈返魂草未招得其人於彷彿中乍
聞長笛上履声遠々寔然漸近意敵娼來到急蒙袂
掩睡何意足音失之隣房甫後氣愈清眼愈明起如
廁者兩回已數盡漏声又算當直之日數想彼憶此
邊復上寔然之響思此寔是也依前假睡而陽
入者樓下來加注燈膏也奇貨再贖難耐怒氣身
突起披衣而出始知小妓熟睡下房風外徑將燈管

微捨其形，妓猶在夢中。口內含糊，曰：誰耶？可厭。喜助
大勿為客喝醒，妓摩^摩拭目視此模樣，錯愕言曰：若
將何之？曰：此婦曰君婦，然不報我，罰不輕請。且任將
走報之間，恰好大唱來到，衝氣不少。動曰：呵呀！主何
為客氣急矣！曰：吾婦，吾婦若廢，唱我後何言？我用吾
脚歸誰收道？不字，婦亦住不肯放，曰：諾至欲婦，宜歸
但少留我，將奉一言。客聽得怒氣稍殺，不覺被挽，遂
坐娼不忙，不慌徐々說，曰：過日約今，而後待主不
復以客言猶在，且易忘之。之速遂探其懷，奪夾袋，因
具曰：今夜豫期，遣他人後，幾々與君同夢。目有肝安。

說語然君短見不察，箇長策却翻風波，可為男子者
強氣胡為若此，已解其帶，又褫其上衣。客於是乎身
軟如綿，然口猶刺々道：婦唱賴，爾曰：噫！挑人耳，一力
樓取咬他，肩頭客叱曰：勿戲矣。若住則曷為娼低聲
曰：如是爾，遂卒相抱為一塊。時報實柳子占措
或云：近世繁華漸涸，不復昔日也。予甚感為益，此境
盛衰可以候。江都盛衰，所係亦大。彼則由此流為其
源，益盛而其勢漸衰者，必無之理。抑湫流外溢，有汗
漏而然耶？物情古今一轍，舍此樂國而何適？嗚呼！
豈厭生于天上而願陷于地獄也？蓋習繁華之言耳。

戲場

演戲國語謂之曰芝居曰歌舞妓蓋門在首

平城帝大同中南都捺澤池側七陌吹烟觸者即病

因大燒薪以壓其氣且舞三番叟舞于真福寺門前

生芝之地本邦古誤書羅而覆其稜毒焉是此名所以緣起

也風俗歌舞俗妓等名目既見于續日本記而

鳥羽帝世磯禪司者善舞或曰男舞或曰白拍子又

曰歌舞妓此是也四海為家後寬永初年猿若勘三

郎賜命創開戲場于中橋街至九年移于人形街

次都市村二氏之場亦皆成焉慶安四年又徙于今

地而山村氏起場于木挽街者在正保元年

始於卯終於酉此是演戲常式題在看棚頭東方將

白鼓聲始震例為三番叟舞次演家藝俗謂之照狂

言中村氏演酒吞童子事市村氏七福神舞赤田氏

狸々舞既而旭日始映招牌爛燦喧聲漸揚田舍人

早炊已往女兒夜粧急走味味一未藥至陸續報自四

方入山人海鼠戶閉不暇閱棚欄撓將傾折東西看

棚紅毬連接真不露之紅臺面前棚人頭鱗次真赤

雲之龍木舞臺三間內正面有亭左樓右門樓下掛

一箇吊燈夜色靜寂申良助方乘無人之時手主夫

人可送書簡情立照吊燈展讀過熟意阿能兒行定
樓欄把鏡照之九大夫自階下延頸捉其紙端斜引
月光一紙長箋三人讀得正整時佳兒頭上金釵溜
落撲地有響由良助吃驚急掩紙於背後仰面始知
樓上有入階下人亦錯愕潛身三人有三樣趣觀者
喝采齊呼山崩海翻自兒旋正驚襟粧嬌會笑呼由
良助由良助曰汝在樓上何為佳兒曰妾被君勸醉
不堪困苦倚風吹醒由良助曰如然甚善但我欲有
與汝言奈何双星相見徒守銀河之阻請下樓來佳
兒曰曉得矣將起身由良助急呼止之曰如自木階

恐幫間強住更因勸益為之奈如適見牆外有一梯
子乃大喜下庭自將梯子倚住樓欄曰幸矣此九級
梯子徑踉此降之佳兒曰此非平生所踉之物無乃
危險乎由良助曰言之汝妙年身上事目今一舉趾
勝一步間過不復及膏藥醫破裂佳兒曰莫費口語
動搖如此恰似乘船由良助曰宜哉出現天后聖母
來時看棚中忽起爭鬪喧嘩沸騰見女踏踐叫苦並
望本舞臺走上由良助阿能兒等皆錯愕乃向假臺
却作令真驚九大夫亦狼狽潛匿不得自階下出身
頓位三階上不多時天成地平復續前夜嗚呼若此

爭鬪乍熾，若此沸騰，下啟箇這，江戶人氣質俱此，都
不繁昌，何如起此爭鬪，何如熾此沸騰，然則以此爭
鬪，以此沸騰，言粧此繁華，指信矣。

千人會

札楮二牌，札為原牌，楮為數牌，其數一千一，楮值若
于錢，預尅日月，四散鬻之，釀若干金，至期盛原牌，十
匣中，匣上有孔，錐刺出之，百番為額，以原照數，以一
大釀付之，於弟一番者，餘釀分賦，九十九番，各有差
國語名之曰富，諺云乞食人家，富落未嗟，夫天道畢
竟，以有餘補不足，貧人得之，暴富益此，其所以名予

淺學未識，漢上亦有此事，而何如名之，且名曰千人
會，然聞近來札數倍徙，處置比前細密，殊極自非，買
習者固不易辨識，則卑竟此名不當，此名
谷中，感應乍日黑，泰獻山湯，為管公廟，謂之都下
富，本日殿上先安一匣，下而極間階下，施開不許闌
入，人羣漸湧，喧嘩洶々，檢點使至，警衛備矣，既而幹
人並起，倒匣鼓底，點牌以納，為楮鼓，鼓警僧讀誦，散
若絃，蓋被之也，乃一人出執錐，剔匣未舉，喧嘩寂矣
大風暴止，觀者眼張，胸悸而身，牌早在吏人之手
賜言其目，刺至三牌，風復漸起，濤還稍湧，且刺且呼

百番而止。誰知兒郎贖女郎之約。時在懷中。一牌
萬人。那裏之等。湊隨於一人之手。南阮暴富。北阮益
賸。十年備作之。岷一且享錦婦之榮。昨日典鏡之婦
今日戴瑁。毒之飾錢如泉。金如塊。既展矣。富之哉。三
富之外。今乃倍至。數十所云。

此之怪事。迫年有。追昏。其奔。吐過者。如呼。如叱。予初
不解其為。門物既而聞之。是教場中。今日所刺。第一
得之目也。字四錢。鬻之為生。具狂奔者。以速報。幸
先手晚間。走白錢之贏。足以買一外米。嗚呼。一日
計取之。刻中豈得不叫。而奔也哉。予近日屢空。

豪氣稍摧。乃意吾亦揮書。狂奔于世者。然一日之走
計不足。除外米。而終年衣食。下浮屠間。則佛緣之不
薄。宜難染。逃佛。袖募緣簿。就年未。以識。南錄一片
之憐。以少息。狂奔之勞。且以脩後生。冥福也。又思。不
如脩。書畫會。以且救。一時。緩急。左思。右想。躊躇。悶者
久之矣。忽恍然。奮曰。野語有之。取劫盜。武士之習。况
其食力。難染。未晚。脩會。鄙事。爾與。其折。腰。怡。足。曝。面。
於千百人。寧為偷。昏。衰。面。不令人知。為誰。而叱之。驚
之。之事。簡。氣。激也。何。是。此。狂奔。非。彼。狂奔。將。為。彼。狂
奔。而。羞。於。未。果。仍。苦。此。狂奔。自知。不足。為。真。豪。傑。而

卒老於狂矣

一日與二三子共討論書，洪範至。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等語，偶為鄰邊所伴聽，便突入中，之曰：今日之目何善？予等駭然不知，口所措，因叩之，審此相視一笑。已後閱國史，凡生保持，拔還拙山城，思得同志者，而偶聞鄰管有人問答，曰：重畫中黑點，羨曰：中黑哉！三鱗廢一畫，與則代之者，非畫而何？保聽得心竊喜，為予讀至此，獨自失笑，意使鄰邊聞之，亦以為何如。

頃者，入市見肆頭掛我箇招牌，題曰松竹梅曰花鳥。

風月曰：何曰何？中有智仁勇三字，問之，亦十人會標識耳。予慨然嘆曰：三德之義大矣也哉！蓋逆億今日所刺目何，而屢中者，智也。典衣賣劍，不第明日生計如何者，勇也。不中自悔，不怨天者，仁也。然未知予說穩當否。

金龍山淺草寺

都下香火之地，以淺草寺為第一。為肩摩袂擊人之賽詣，未嘗絕于一刻間也。雷神門面正南，丹碧交輝，毫楹頗壯，東西十二子院，駢住而雜商並肆，其廡下有賣珠數者，有賈龍鼓者，估假面，售錦書，西肆盡。

有院曰傳法院山主住其所其北祠者稻荷神也對
院店賣發直以金龍山為名次此茶舖數十櫛比
櫛折有二露佛隣佛石像曰文米平內最後有一小
丘安天女廟二王門宏麗與雷神門隔數十步屹立
相對門內少東有繪馬額堂有淨手水所輪堂層塔
准行並建焉西有神廡既後則山王祠也祠前開小
徑其間又皆有肆賣楊枝齒藥堂廣數楹高數丈奉
安置一寸尊像為玉龕寶帷金碧映射莊嚴之羨固
無論矣左則鐘樓隨身門右則淡寫神義祠三社十
社而殿念佛堂涅槃堂其他堂殿無慮數十位置抱

其背而接堂連殿娘誦開茶竈娘何起弓場並妖粧
盛飾銜媚招客觀音分身亦復安置之於數所演戲
說經吐火吞馬諸凡伎者萃為淵藪焉此所總名
謂奧山傳云大永二年九月北條氏臣富永三郎左
衛門奉使于古河府過淺草寺會見青錢湧出於天
女池中此事甚奇然猶不如今奧山中每日所湧金
錢茶竈弓場見之於此見之於彼也
有機絨然耶有幻術為耶陷螺則從意而運焉松井
源水者媒此伎以賣藥初則以便面以烟管反覆按
表一拈手中即活即死側裁竹竿長可丈竿頭冒織

織連周以紅帛中柱絲垂下乃運一大陀螺令其自
走上為上窮入織於是遣一小陀螺促迎之而大小
並相逐下真如有口告有耳聽有手接有足走然則
人之有耳目而無知陀螺之不知也則儒之有知而
無其行陀螺之不知云猶未矣悲夫

廉服蕭散頭冒一幅布巾手操一把竹籃此外身邊
所有一棒一扇耳其鼓口以糊口與吾輩貧儒亦不
甚異者誰滑稽師演藏是也然至其所說亦以與我
仁義大異也人樂聽而不睡蕩蕩者往為車馬者往
為名譽天口奇談鋒出和以天倪三百六十日所說

三百六十化日出月新令聽者念且笑其言涉洋自
恣明謂終日言而不言者非筆墨可狀也噫使斯人
生于古其脫巾解褐駕四馬佩六印令庸人愚婦驚
而嘆乎何自為非如吾曹促局于文字間以老此干
草莽也聞先是有志道軒者常手一莖木陽物弄之
掉舌其流相繼至今先生云

鼓角喧闐一伎人出初操二箇木枕投兼運轉弄之
於空既而累之積至數十其高數尺白跪舉扇鼓聲
即止乃一々諗白其所為名目說了復鼓便據物從
傍直上其絕巔躑足鵠立為累卵方危觀者尻齏然

其人暇整旋割一脚示有餘地遂伏軀以手代踵兩
脚倒豎鼓急矣似風絮一般飛下又植一梯子攀之
級極俯其頂四支皆放遂以脚鉤級倒身墜挂人咸
為目暈其伎不啻數件時出新奇且舉其目一二曰
達摩禪牀曰中野一杉曰獅子入洞曰東山大字是
也最後渡一條軟索上去地數尺長丈許宣白者搯
鼓者依前助其氣勢一人履為紅巾抹額右手揮紅
地扇左手執蛇眼傘徐徐送步索撓此膠人見其險
莫不惴惴恐其傾墜索盡復轉身及踏遂至其中分
爰始收步而向正面則落世謂之輕業業亦多術至

一無適習之久精熟至此人而熊經人而燕輕由是
觀之習精誠至謂聖域不學到為者我不信矣

雷門側有一叟賣紙備備人體猿面蒙笠坐之于竹
片上竹裏面絲其半又以細片竹自前端啣其絲反
此膠丁後端以置蒲席上乃說白一問伍中左次平
余巡四國為猿狙說了拍手備覆笠飛鳴呼竹片離
膠之機得心應手輪扁所謂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
其間者欤今則見其物而不見其人蓋不能繼也
雷門外之雷糝其名震四方與金龍山養頤禪者有
年可為香味淡泊古人口氣可想可慕非如輓近有

名雷門內船橋亭菓子極其味也門之內外風時殊異可以照古今田舍人始賽焉以食資取證於鄉里世或知資為金龍而不知寺為金龍按酒肉固不許入山門僧家唯得食資由此言之謂寺曰資謂資曰寺猶似矣

楊花

壇上低簾金縷晃々繡出良良連中等數字簾內有聲唱其所按曲名為何折響簾捲大夫粧飾端整尻錦蒲團鼻銀鏤欵案麗羨奪目一線調定徐徐按起女而甲候婦而女粧引宮刻羽縹緲遲迴行雲不

曰神將逝之間使人不覺絕倒恍惚重泣欵欵飲泣哉貴音者有喜節者而觀者較多於聽者何也曰妙有釋史家某言曰二人聽曲而歸某問度曲巧拙甲流那辨矣特守其面而已因向乙叩其羨醜曰吾眼注其腰帶間如聲與色吾不大之也相視大笑是謂之觀傳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者真是此等之人

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德澤可致得不仰而思為乎然都俗常態不唯習不思為猶且欲食梁肉曳錦綺也為不可為之事不耻可耻之業寧為花子樣

居之不疑悲哉近來楊花盛行于世侈靡不節事
踰度而人羨其梁肉錦綺也都俗漸為風今之人中
夜生子遽取火而燭之唯恐其不為女子也如其
子售伎為業其母欣然負物為之從役氣色孔揚頗
有矜色女亦所習視母猶婢嗚呼人倫幾何不廢
日此風殊煽氣炎人熱而聞今春令出禁之於走
乎益見德澤所浸然愚人或以其一旦失生計為
言愚亦甚矣但或恐死灰復燃此輩面目畢竟可
美矣

淨瑠璃物語十二卷永祿中織田氏侍女小通所著

而檢校岩舟氏製其曲節調之於琵琶嗣瀧野角澤
氏等更以三絃律之後至南無右衛門者其伎大行
于世慶長中以伎被徵因拜大夫爾後薩土佐山
本宇治伊藤出羽都氏等並起並廢今則竹本氏之
一流獨益行而豐竹氏亦危絕云

兩國烟火

烟火例以五月二十八夜為始放之期至七月下旬
而止為際晚烟火船撐出南距兩國橋者可數百步
而橫中流天黑舉事霹靂未響電光掣空一塊火丸
碎為萬星銀龍影欲滅金鳥翼已翻舟魚入舟火星

走波或棚上潮々燒出紫藤花或架頭一齊燃上紅
檠燈寶塔綺樓千化萬現真天下奇觀也兩岸茶棚
紅燈萬點欄內觀者累膝疊踵橋上道人羣異寂
梁柱搖動者將傾陷前船後船隊々相銜畫舫填塞
川而迷水夜將深矣烟火船輪燈人始知事畢時水
風洒然爽涼洗骨於是乎百千烟火觀船並變為納
涼船競奢耀豪揚絃歌于五盤狼藉中嘔吐連環而
啟

船具大小二鼓鏡筒等物暗々縫透船際候其妙
曲雅調兩我嘆賞之間突然一發為祭禮曲謀以攪

之此則真殺風景好事亦甚又有小船溯洄往還賣
酒呼蓂啐雜中令人挾江村夜泊間之思風味可愛
予嘗過兩國橋會烟火燭空人羣如潮相推甚急而
如為人所毆者數回氣憤然不得顧少緩矣復毆始
知惡少年戲拋西瓜皮誑人雜遘可想

奧山至此數件光景此予二十年前所觀雨物星換
移新奇月生妙伎歲出然予自為讀書生未衣食乎
奔走一日不縱遊焉且跋涉糊口居都下日亦少未
知今日同前日否兩國亦諸伎名人之淵藪近日三
童子擲伎之妙評高偶有田舍客請拉予往試一觀

輒往為三童子曰馬吉曰龜吉曰松之助開場一槁
東此則予今日之所目擊
鼓角打節說白宣狀並如常例臺上一坐高牀鋪紅
氈安囊枕小童出拜幹人抱上令之橫臥為双脚朝
天從傍以一桶置其踵上兼得停當則旋運之運得
鈞運水過遂蹴弄之投兼縱橫魚鸞雀躍應節合曲
未知宜僚弄丸手能如是否又以小桶加掉便蹴上
之則小桶飛在幹人之手而大桶下落如故教踵遂
更提最小童置之如桶旋運兼投亦猶桶然桶耶毬
耶渾身軟如綿四支一塊有肉無骨觀者為常既而

小桶疊加十數高可一丈累卵積棊撓搖欲倒而童
凝立於其巔絕叫一声卵崩棊倒童則雲雀下墜復
住脚上其他脚上居甕盤等物使一人攀之出人于
其中可謂古今獨脚天下妙伎諺云阿娘股間懸十
金或言近世賣股為產者不為不多然天又新出此
一股脚令賣此過活不知此脚亦能懸千金否古人
有引一脚動天象者不知此脚亦能動天象否

賣卜先生

人廢而事繁事繁而惑滋筮肆之數不得不從滋也
大槩案上展一卷人相圖本芸々說起曰日角如斯

而惡曰人中如斯而善是凶是吉懸河泻水行人止
而環焉每有乞者輒合目戴策例曰假爾泰筮有常
或雜唱以上保加羨依身多女或併稱以念佛題目
二分四揲遇觀之否更秉天眼鏡照手理察面部目
注其容自衣服心判其都人與儉父遂又例曰君過
年運祿未盈今歲比至某月福自此多一言一面其
所占多取之於乞者之色猶與庸醫鉤取證於病人
之口略似矣或大息曰君身如觀大厄且吉凶禍福
有可宜細告二十四銅不滿其報也三尺之喙五十
之策遂卒使其倒囊又有卜而巫者與設神位莊嚴

煥發使人敬而近之此都繁昌亦可以上焉
或誇令一人狐豕妄說唯錢是占徒誑人爾予曰何
獨卜人上流賂取重爵媚食豐祿不誑君乎儒人口
說聖經行類商賈不誑世乎滔々天下皆是也且龜
筮者聖人所重古通之於御士之數縣洩天機豈二
十四錢所易言乎人之羨誑亦不占而已
偶讀嚴君平傳至其載曰聞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
問肆下策予乃謂當日占料亦與我今二十錢益
不甚上下然彼得之足以活適一日而此則繞一頃
錢錢耳繁華之地勢不得不然

書畫會

當今文達之昌，文人墨客會盟結社，而人苟風流胸
中有墨才德並具者，一與盟衆推拜先生，戶流四海
溝澮皆盈，油然之雲沛然之雨，靡人不欽慕。予子雖
不得與盟，亦嘗列末筵者數回。如其盛事，略觀而蓋
爲其地多，以柳橋街萬八河半二樓先會數月。日
掛一大牌書曰：不拘晴雨，以某月某日會請四方君
子顧臨。且大書揭先生姓名於是。予莫人無知，有先
生于世，蓋與漢朝及第放榜之事略同。榮口知美觀
者衆，爲摩肩累踵，指點曰：某畫人也，某詩人也，某儒

流某書家，彼插花師始宣名也。此清水氏女初上場
也，佇立仰牌，又如法場讀罪人，加水一樣未會之間
先生鷄起，孜孜奔走之勢，高門縣簿莫不敢往，亦不
省內熱之恐。當日先生儀裝曲拳儼然，坐上頭坐後
施蘭居案計人二位，簪筆守簿，乃賓主相揖，恰如賀
客拜年於典舖頭，有掌劍者有管飯者，酒監茶令並
手在職，客漸麀至，主人左接右應，其拜壽金推讓不
暇，豈是南酬客互為主舉，蓋相屬聘名妓數名，充儷
佐酒調弄，紛詭無絲竹管絃之娛，一笑一盃亦足以
蕪醉狂紅，佛誕李公於桐人中，周頭取問答於

上紅氈教席畫地設壇諸先代登焉只見紙上龍走
筆下鳳翥腕中有神指頭有鬼一絲之墨萬金難購
寸素之冊千載可傳觀者傾堵人之爭乞坐中指可
掬矣淨粧冶版艷發射人者所謂近來流行女先生
是也纖手拈筆唇墨成態人麗墨靈衆賓圍繞蟻附
蠅着隨謝隨乞嚴師在傍熟視亦不得令其守無別
之教不手親受授酒流教崩喧譽雷夷塵埃雲蒸十
筵坐間寸無虛白然主人之心猶望一銖之滴豈盛
會之海難道漸收接頭可燭幹人徇曰卜不及夜醉
客不得已而起

翔鴻先生有詩讚曰神筆卜齊否之晉楊柳橋頭車
馬紛樓上供張亦全盛風流一日別占春佳賓藹々
鼎將沸蠟集蠅也又燈祥豈忍風候與雨傲吮癰紙
痔發十辛擲末珠玉各差等擡出杯盤同一般飲金
友揮飲金友掌酒人掄思酒人紅氈幾席分碁局絳
陳卅青皆卓犖會翰花翻癡憎之雲狂煙滴醉張旭
有人大戲請衆毫輻發名家歸一轂蕪竹米山豈容
易鍾楷懷草固難贖夜光明月空拳求齷齪何違問
麥菽其他喫茶又瓶花花說中郎茶盧陸俄兮側牙
傲舞中百技喧囂借寵鬻燈燭照未開熱醒耶郭怡

是黃梁熟君不見墻間酒內祭祀餘昏夜乞求誰又
謂未如妻妾相向泣施乞外未騎且媿昏夜乞哀猶
可忍白日乞哀若為覩耻之於人乞或矣利奔名走
為君賤

友人李蹊戲嘲之曰乞食境界募緣簿方便相傳繼
法燈利鈴名衣別有道人間呼作在家僧

扇面亭某父子風流相羨並開會儀違其格式以故
謀集會者皆先就曾蘭亭西園每月集會與有力焉
明著江戶諸名家人名錄二卷行于田舍

火場

江都厄于火明曆以還其大者不為不多小小者則
每歲冬春之交殆無虛日或一日再三茲此為都下
一大患事也乃夫人論所以厄之理擬可防禦之方
云々費咏不置予則謂是亦全盛世間繁華地方之
事而已人戶稠密四里間之竈烟無慮數百萬油糞
燭燦一日薪炭所用童泰山髡鄧林要火就燥之數
奈何免之於此為但思都俗奢侈所致亦或有而加
之以人氣輕脫京氏所謂下不節盛火數起身敬成
為第一義須切盡心為耳至防禦之術雖至要至猶
未矣何謂奢侈曰如車馬衣服門廡堂墻則

常制豪族富商固不得僭為獨於飲食也有司誠之
安得家至戶察而可禁也乃素封人家用侯之酒肉
林之而池之而擊鍾陳鼎三牢八珍莫不供具焉於
是乎屠沽割烹家又從賣侯之酒肉且煎且烹沸湯
活火之氣炎上蘊結豈得不燥而火乎因憶士文伯
論鄭人鑄鼎曰火如象之不火何為予亦恐飲食之
侈或象為然繁華地方之所自然無此奢侈又何以
見此繁華自非此繁華又何以見此火火乎火乎不
允繁昌中之物乎哉

一扣火起而鼓東鐘一齊撞擊報火呼方喊聲震天

早見吏人走於火所發及於門馬及於衢肩記旗者
手竿燈者荷梯子者擔龍骨車者呼號狂奔火馳星
飛者作拈急拈款燈之觀融風蓬々捲砂飛石火
越風威風助火勢霎時紅焰漲天黑烟迷地避火
者狼狽遺寶器提燈繫抱飯籠棄什具夫妻赤體禪
亦着不及慈母背上倒負幼兒呼兄喚弟竟子尋爺
人相蹂踐物相搶壞偷兒託救掠物貴人守威啓行
哀號之聲沸騰載路騎士各鬪豪華戴金挂錦馬肥
人雄馳騁曲拍舞鞭指麾卒伍皆章服奮發並手揮
鈎撲火人喘喉吐火馬困吻噴烟赤脚踏火激少者

廝殺也。追烟躍馬馳驚往來者。某官點火道也。陣笠
飄金繡袍耀火奔逸絕靈猛威生風靡人不碎易者
某官執事也。風吼聲火爆聲呼々求救聲許々徹屋
聲必々剝々剝々刺々刺々霹靂震山壑裂衣猶崩烟突
火雄入乎烈火中者。真是一面小戰場且夫坊役把
火聚極焦頭爛脚顛墜甦後上為如其杖纏記跳越
脚絕起屋即灰此常日重諾輕死輩臨場如何顧命
但其責勇貪以故弄餘燼誤延火勢或至不可收拾
且使氣執爭意火闕火古所謂入火不熱者此輩有
焉亦壁之戰阿房之火可擬可想一瞬間高觀大樹

乍付為有佳麗紅軟變為無何有之鄉孰不慨為然
人之無情觀望指點以取樂為一人曰今夜所燒滅
人戶財物不知值幾力金大如以此付我吾一生安
穩過活又一人曰如我身分取之一分可矣我此而
足我彼而瞻夫人揆口喋々最後一人曰今晚所費
燭價亦夥矣如予取足於此耳各笑于時火光漸暗
金鳴衆退

賽日

古俚曲詞云月之八日茅場町大師賽詣不動様是
可以證都俗好賽為風之古且近來稱街道場者紛

然開店與賣卜先生結伍為鄰賽最盛於夏晚各場
門前街買人爭張露肆賣器物者皆鋪蒲席並燒蘆
摩蠟燭買食物者必安牀閣咸吊魚油燈火陳菓與
蒸燒團粉與明齋軋々為魚鮓沸々煎油餃或列白
物價皆十九錢隨人擇取或括關合印賭一貨賣之
於數人賣茶娘必羨艷鬻水声自清涼街出此者照
紅箋燈沽錫者張大油傘燈籠兒十頭一串大通豆
囊四錢以硝子蠟盛金魚以黑紗囊貯丹壺近年
麥湯之行茶店大抵供湯綠麥湯出葛湯自葛湯出
引湯並和以砂礮其他殊雪紫蘇色々異味其際索

駝師羅列盆卉種類皆陳之架上開花開草鬪奇
競異枝為屈蟠者為氣條者葉有間色者有間道者
錢蒲細葉者栽之以石石長生作穿眼者以索垂之
若作托葉衣花若樹蘆幹扶枝霸王樹擁虞美人草
鳳尾蕉雜麒麟角漢名百兩金万年青珊瑚翠蘭種
々珠趣大夫之松君子之竹雜木駢植蕭森成林林
下一面野花點綴杜榮招客如求自鬻漢名花鬻媚
伴老以年露滴淚斷腸花風飄芳燕尾香鷄冠草皆
拱立鳳仙花自不凡領幽光牽牛花粧鬧色洛陽花
卷州偏其黃芥萼兮梗草簇紫色欲奪他家紅木囊

花碎散落委泥夜落金錢往々可拾菊葉
花邊見佛頭菊於曼陀羅花天竺花間向此紅碧錦
綺叢間披以夷商官商嫩如微羽繹如豹繩黃唱紡
線娘和金鐘兒聲應金琵琶可惡聒兒奪之倫兩
檐籠內幾種虫聲啾々送韻武野當年荒涼色繡出
見之于鬧燕市中之今日真奇觀矣滿街商客所燒
燈光冲激漲空賽羣捲潮歡呀大尿前表踰過後履
滑過踐々去掃除為清有賽花者有賽草者賽于
錫于餅于團粉于果蔬博妓者不賽半妓也拉處女
者不賽乎處女也被買泥醉於賽此列治遊於賽賽

與不賽合為此一大賽

追賽夕賣假聲者近歲殊多一詞章例八錢若詞
長長聲巧則從益其價先自其所假優人名效罷說出
詞曰呀呀源藏暫時請暇逃走為裝已遣數百人把
守後路去蠶兒亦莫容通之地目託於此生異相如
獻贖者決不喫其騙策弄陳手段勿惹嚙睛之悔言
々逼真聽者環立一口叫妙語云愛人及其屋上烏
人爭擲錢各買其所愛假喉或嘲之云我食吾飯却
苦作他人音非人所為也予因思世間何此而已今
儒人亦止為聖人假聲豈亦非人所為乎

女剃師

女剃師梳粧素淡，綢單衣，抱中箱，急遽飛展，東西莫不奔走予尚幼矣。自今廿年前之世，雖有此女業，寡而其價甚貴，賤不下五十錢。今則漸滋，達於陋巷窮閭，莫不有為，價亦從賤，大抵三十二錢最賤，十六文嗟乎，雖生而貴，執中樞從人者，女流本事，乃今匹天之妻或不復知自理頭髮，豈可不謂太平骨漢父婦人頂門上乎？傳云公擁髮起，周世之巨，周公之貴，蓋猶似自沐櫛，其髮何其陋乎？使公生于我，今盛世繁華中，一沐三起亦不敢矣。

富澤坊舊着市附打原

市居多而其為最者，日本橋魚市是也。菜市在々有之多，連二坊其最也。神明臺市奇，而十軒店，雖寓人市，竟也。蘭盆草市，所在為市。淺草之市為歲晚市中最大市。花市則期各所賽，口骨董市必主茶人家，推家門前人為市者，予謂之曰七市。市最繁八百八街具他雜市何限。富坊亦一大繁昌市，哉舊衣肆店，綵緯櫛比，夾路連席，占衣舊帶，每朝新陳倚，七積鱗雲鴻粉米，黼黻青紅相雜，天落教電風揮紅葉，拾雜例石氏紅綿步障，未三升松子，比翼裝不知何阿妹。

遺愛物極半茶色為為被物製舊舊衣去亡人某衾衣
揚花錦綺袴官人花樣裳夏姬衲服花帶餘香范叔
敝衣霜葉欲摧帽幅差大或應無倉府公遺服開頭明如
外套殊長必是鹽冶判官舊着樂師寺氏判官曰一黥抹墨
子張之紳教痕泥土伍長之袴袷禪脫紅加以湘妃
淚痕黑衣已玄更存先人半澤松魚上時恰衣捲綳
千人會日夜帶如塵雜人惟求舊器非求舊鏡人敗
夫至吾落魄儒輩都下百萬賤人匹夫如何得新裁
下時何暇省服之不稱衣無常衣服之無致亦足以
見繁昌限以八月典誦幽室中物一日解縛復見天

日流移轉變與人生流離亦甚不異為如繼雙舟送
於蝦夷之遠昨夜招魂之衣今日為合邕之服去年
尸祝有暇今歲為儒者贖製遇伯樂之顧馬高好着未必
增三倍之價木綿敝袍正不脫何苦難賣赤鬼未
買虎皮犢鼻草屨天往價草半掛供客有言云夷服天披草半掛驢兒
古衣未必占新裁之物亦有彥道ハシラウ一旦得錢赤體而
往襲衣而啼自頭顱至踵後一新到骨冬日火事半
掛裂火紅翻夏月蚊紗帳隔流水綠漪抵盡春風撲
撲秋蟻苟日舊而又日陳舊
舊之更舊敝之極敝者皆輒之干有舊衣市中柳

原最估下等乃物皆下等然價却上等豫費不啻三
倍不依不知則折價之語君子見欺小人被罔大抵
以糊代絲徒之澤之外莊內未始篤穿窬之盜洗滌
補綴黠化巧製不止舊為新以新為舊映日仰之窈
冥中記紋自頭探入計之整裁間或短右袂人過買
之豫以數等去則呼不顧則追一反一成數及值始
定而拍手乃故意為可惜之狀曰廉矣吁見為儉父
捉袂不肯放舞以勸之執事強之如賣娼要遊客羅
半門曳曳漫漫網開一版風光喧雜可想夜則各商
收肆啼求長堤寂莫只見竹不見人即陰盡處有物

呼人若泣若訴此声与晝間喧闐甚異謂之依娼是
亦舊妓極舊者銜之於此可謂有因緣矣
論語曰褻裘長短右袂解者言所以便事按雖取便
乎故短一偏甚不近於人情子不云乎非法服不服
雖褻決不為此左袂樣之服夫子一生貪窶思亦服
着柳原舊衣來

山鯨

凡肉宜葱一客一鍋連火盆供具為大戶以酒小戶
以飯火活肉沸漸入佳境正是樊噲貪肉走亦不辭
花和尚醉爭論大起鍋值約有三等小者五十錢中

而百錢大則一百近歲肉價漸高略與鱧鱉並然
其味甘脆且切驗之速人孰論值其獸則猪鹿兔
水狗毛狗子路九尾羊等物倚疊有為麀鹿攸縛鹿
鹿蹄不狩不獵瞻有懸特如狼刺以庖刀蓋所以
為惡獸一丁鼓刀屠之手之所觸足之所履若然駭
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行人止而觀為聞天武
帝四年令天下始禁獸食自非餌病不許輒啖世因
謂曰藥食前日江都中稱藥食舖者繞一街麴街某
店是而已計二十年来此藥之行此店今至不可復
算數招牌例畫落楓紅葉題以山鱖二字雖係藥食

猶避國禁作意所為蓋隱語耳都人字曰魑魅亦不
顯言之故已非謂妖怪也前日麴街所鬻之肉包苴
必用敗傘紙今皆籜烏則都下一歲幾萬敗傘不復
給於用也

都人諺曰箱根嶺東魑魅無居蓋言江都繁華光景
孰思數百年極繁華之今而都人以此為餌車輪舟
寫一歲多一歲一年貴一年亦為太平世繁華中物
豈不奇乎或云我而言之是而已顧其見獲自彼言
之何以為太平之物曰不然有殺身成仁苟死有益
何着遺憾一變醫十疾十蹄救百病功德無量想彼

三十一
三生為今太平中之貴人。口飽梁肉，身襲羅綺，得
有遊宴之樂，不知有螢雪之苦。女色唯好，子孫繁滋。
決不如吾輩貪儒，飢身讀書，生死並無用于世。吾輩
之此，或投之豺虎，彼必謂此一生喫着菜根之肉食
之無味。必三嗅而起，予掌爨願曰：尚來世為獸肉而
徧施功德乎？天下若仍得為人，必為醫者。壽斯民也。
後復謂不如獸肉而已矣。當世醫風類
靡衣之羨，潔門之高大，唯以此為第一義。乘者四名
有藥，巡候病門，是為發兼意察色，絨痔，掌瀾，百詣十
後，只恐失家娘之心，不省陰陽五行，為何事不知金

匱傷寒為何物，煎藥只欲其凡藥，只欲馨吁，喫此輩
如屍百貼之藥，不如食一鍋鹿肉。然則不如獸肉而
已，必獸肉而已矣。是此藥所以行。
世人或云：獸肉不潔，食之穢矣。師病不食，曰：汗身，瀆
神然安知不自已平生所為，亦為汗身穢。祖之為人，
而食言不祥，莫大焉。汗亦甚矣。士大夫進取間或啗
以貨者，誤食之，躡身汗君，莫不祥大焉。食河豚，死，干
毒名亦從汗聞。近日食千人會，錢者殊多。此等之行
世間固不為不多，何獨獸肉。

果薯
蕃薯原出呂宋，用明方曆中，於漢土
元祿成實，琉球王傳之。

三十一
薯行都下今已久矣然煨食之行亦與菓食同
一時也聞西採琉球薯聞東呼薩薯江上婦人皆
曰阿薩然今各店招牌書曰八里半按菓字國語訓
九里乃以其味與栗相似然較少下故名之耳今乃
八百八街各間番所皆煨此賣之必揭招牌書此三
字其意如今唐人朝干江府必言都下里數急胡
如是予七八歲聽一老人說曰前日種少僅賣五或
言有毒以故世多不食者時災所然今則流布海內
食之不論貴賤值亦甚賤薯戶冬間所鬻少者不下
一三十金多至百金云乃今試酌其中一十金

為額以八百街中一街一店之數而計之猶一歲之
分積為五千金細算之必不下萬金嗟大茲土繁盛
可知可想

薯戶每日外晨煨至亥夜竈烟濃々焦香飴々柱梁
黑々戶牖熱々穩婆徃巷爺爺徃厨婢徃僕奴徃小姐
遣婢必低聲言亦買却阿薩來主人命奴曰與其品
小而數有餘也不若品大而數無餘也行脚僧侶無
心傾鉢無告乞盲朝飢倒囊數銀一籠少年輩誦殺
擔去是係某家茶番佳時應即避明會集
為戲呼曰茶番四錢之薯能止揮虎
之啼乃至十錢亦足以醫書生一朝之飢嗚呼噫嘻

恨不以晚出之故救及陳蔡之飢子久米錢每食之
續命而頃讀閩州府志蕃薯條歌曰今珠而如沙人
以之彈鵲令金而如泥人以之塗履令朱薯而如玉
山之朱瑤池之桃人以之為不死之大藥居士不
覺一嘆因思冬月与爆薯同科充寒素人家之食者
曰大福餅一餅四錢形大值低以熟為主也鬻者必
呼暖乃人喰烟莫弗拭何郎之汗梁氏亦不得不因
人熱矣然而近時餅家之製極精極細狀薄小值漸
貴宜哉大福漸不上寒素牙且饒頭羊羹諸凡菓子
今亦盡然則薯乎薯乎雖不如玉朱瑤桃猶是貧人

不死之大藥嗟乎普天下貧書生須誓首再拜而食

日本橋魚市

日本橋當江戶中央一都太極兩片剖分四方道程
由是算出八方人戶由是連建六十四州人民之聚
始入此都始過此橋左顧右盼眼駭氣奪何以眼駭
西則金城突兀巖樓聳空何以氣奪東則酒庫數
万碧瓦映白壁連接正是万里長城魚船相銜集
泊橋下宮蓬鱗次脚下又見一面劇街橋上雜閱公
侯長槍耒耜如林况諸凡履舄屨屐夜間已寅之夕
是然或少絕云

遠互相房而總之船魚體如織川扶舟影張歛相呼
 舟腹相摩其不捨壞者繞以一髮間土俗嗜鮮食常
 言三日不肉食膏皆離每日幾万水族葬之於荏尸
 人腹中稿之前後且々為市之所曰新場曰小田原
 坊嘔吐沸曉腫氣噎人春天板魚响滯菜丘秋風鱸
 魚濊刺傾江夜漕鉞銚魚与子規爭飛晚市竹筴魚
 与紫茄競時潛送鱖魚雪輪河豚琵琶魚踐寒此目
 魚眼冷火魚動鯽交錯翻尾火燎干原黑鰻海鱈枕
 藉橫鬚舟推于陸望潮魚頭多於施餓鬼場之僧十
 人捏脚多於無籍乞兒之蟲牛尾魚多於牛坊牛角

馬鮫魚多於四谷馬矢石首魚首多於西河原之石
 鍋蓋魚皆大於地獄之釜蓋沙嘆之沙可以塗山鯨
 各舖之壁烏賊之墨可以書闔街煨薯招牌鱧編黃
 爵青魚等物如塵如上如蜺蛤魁蛤斗筲固不足計
 想龍王必言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石決明
 礫珂良嶽崩巖拳螺相搏江瑤柱相支東海夫人陳
 阿房妃嬪西施舌傾吳國帶甲鮫魚則虎頭鯊鋸鯊
 釵魚双鬚魚鰕則龍鰕青鰕泥鰕草鰕五色斑鰕
 芋魚王鮓大口魚等大小品類鹽腊脯醢遐域之
 物長風破浪萬里爰湊本邦自古棘鬣魚為第一品

高筵壽席必用焉人吏贈賄必用焉魚高潛之以備
緩急雖有烏頰方頭暈種不以此代彼此地犬皆以
常食生肉故骨立毛落醜不可言都人因謂羸瘦華
髮者曰小田原坊犬子亦嘗謂人徒體肥腹大一字
無知者曰已魚是而已虛誕浮誇一事無實者大口
魚是而已筆拙唱家食墨糊口者烏賊是而已佩劍
稱七外武食祿者白刀魚是而已髮頭緇服僧而無
法者章魚是也學不能行儒而輕薄醜不可言者小
田坊犬是也然自非犬儒亦不得常食鮮肉人儒則
骨皆離可憐也哉

上野

古名忍岡治平以後藤兼堂侯封焉地形似其本國伊賀
上野故因呼上野寬永二年為今塞城

山曰忍岡水曰忍池山雖不甚高水雖不甚廣江都
中山水相射者除此少有可不愛哉山多櫻樹水出
芙蓉赤城紅霧錦城錦繡都人之遊春秋木為盛矣
予好勝之僻嘗賃居湖瀕課業之暇兀坐煮茶玩風
光干樓欄外春之明媚秋之慘愴飯雲抹靄早晚之
變莫不領畧當時詠櫻雲曰不是晴雲不雨雲雲容
猶仍雲不分粉松栎杉而又東雲乎雲也雲氣真始
則淡紅終濃白子細看來凝成紋輕風一日吹不散
微雨三更潤得琴想見揚妃卯時醉新浴洗醉紅尚

薰友長山一絕曰一面春山花四圍雲容雪色影
 稀微雪雲休擬詩人眼雪是易消雲易飛予詠云
 萬頃秋如畫時花繡成夢遊香積國思繞錦官城
 疎雨不無趣微風尤有情靜中見動意翠蓋露珠傾
 先輩金浦題壁云風漣欺急湍雲樹愛遙峯真實景
 也十年前西面一帶綠湖築堤緣堤構亭酒爐茶竈
 鬧熱沸騰今現為一新繁昌堤矣墨水櫻花皆千葉
 上野則並一瓣千葉濃而一葉淡予戲評之曰墨水
 之花似古原唱上野之苔似深川妓友僧批曰把
 琉璃界花比暗粉媚婦非氣類也內更尋吟此而偶

憶古俳歌人詠櫻花且女哉且男哉之句乃言曰風
 姿瀟灑容光淡泊上野花似芳坊治郎僧笈曰蓮花
 似六郎蓋或可也方甚時上觀音臺貞為駕雲遊帝
 鄉之想靈場一點屠沽絕穢廩人繞借筵席賣香煎
 湯己謂香煎曰僧與蓋本于此人皆提行厨携瓢酒而適嗟乎存古人
 儉素之風於今繁昌世異者此外少觀嘗覽古畫遊
 人懸衣代帳盛按絲竹今不復見有此事嗚呼見駕
 古人真率色乎奢靡世間之今日可不言奇乎然如
 繁華雜道蓋非古之所及也秋入湖而幅員數里者
 芙蓉不着水碧織葉上紅白相繡真美錦莫彩雲遊

人星言夙駕蓬萊亭仙液卽時取溫蓮壽亭蓮飯丙
夜炊熟庖一照燭調羹穀妓曉粧候聘但有禁不得
泛采蓮舟令篙水濺妓衣予徒為豪客韻士憾之耳
殘秋慘愴尤足暢幽情友人揀齋嘗賦敗荷云紅衣
翠蓋總凋衰於雨於風難自持慘愴愁容何所似斑
妃秋扇賦成時悽愴可想

奇妙頂禮開山大師好方便一月輪流三十六房為
寶帷座所靈驗之新都人羣參殆無虛刻護摩之烟
壓煨薯籠舉錢之兩撒憐鬼豆一日憶北善男信女
買魚贖拜白佛善成訴其衷腸一少女養十二文錢

閉目合掌曰此一四錢願双親壯健百年長壽此一
四錢願產業多贏日米汝着金幣十擲連唐紵絲帶
不日買得如此一四錢則伏願所愛倡某万福少年
探囊拋一塊錢曰去年所狎娼某悅某過實情義已
見全無疎意慈親不知其如是兄弟不知其如是宗
族不知朋友不知皆謂某被彼騙昨諫今爭蚊蠅紛
紛煩耳衡心願為除此煩惱今乃相思所結土顏赤必
妍々立見之於前與見之於軀干人干物莫見而不
為玉顏莫遇而不為玉顏宗族亦玉顏也朋友亦玉
顏也所仰尊像又亦彷彿玉顏其既若是奈何回思

奈何奪志願快使之生為夫婦一士人在少年後
泥首請曰僕年來望進職不厭風雨不避寒暑高門
懸薄莫不走而候非如書畫會一時奔走之苦之比
也賄彼媚此百方買援今則財盡力盡氣盡精盡然
而職尚未少進祿尚未少加嗚呼萬一若此而死
難死生難生懸于生死中間猶如見投繯人大師亦
惟少憐醫生前拜曰生自幼學醫無論素問靈樞
徧涉羣書特讀傷寒論反覆有年一旦豁然得諸心
而別開一隻眼世間此眼不為不多叔和攬入汰得了々一部傷寒
今後見仲景真面目然舉世愚蒙以為門之不高術

亦不精衣之不美藥亦無驗吾有濟世之具世待我
以導引針治之問殊恨人間無傳愚之藥且輒近蘭
方醫者輩出舉夷狄之方加之人間病之上豈不人
性異中性乎以此治彼奈何不賊人命佛如有靈使
此隻眼明之於天下而濟度世愚也則天上地獄亦
應少間一商進拜曰某所期常期不可期之事自非
借大師資助如何十成一近日買米數千包願米價
一時踊貴前者計處置某物某事以飲其心已疏于
官冀允命速下所畫壑田所構脫搖會是亦速就且
所与千人會每月甲乙教楮盡飯千毋買數所千金

街地築教外宅朝曦八百善之羹夕食惠義消庵
之膳穿薩摩上布於夏披古船哆囉於冬百事如意
万端無妨四支強健腎火益熾願死猶有命武人頭
首言曰僕生好武馳馬試劍右武教全書左武門要
鑑甲越一流兵學今窮其奧門徒三千中達訣者七
十餘人日相講築城市陳之事常恨不幸生于太
平之世不得乘羽扇數天文駕四輪麾三軍八門遁
甲施之於車遠卒此席上而已今老矣漸悟前言之
非願天下人平四海無夏不見羽扇四輪之勞近日
折節從儒生某受七書講義願二流與義全在其間

範中吾稱秘訣者其實如死然立誓誣神年來傳此
死叔許多銀兩紙上空談傲然欺世今而思之神戰
汗出自知罪重聞懺悔滅罪願佛救斯罪過子孫繁
昌終彌勒之世浴太平之澤是望是望一壯男身大
衣薄跪白近日運惡賭偶出奇叫奇遇偶或更奇遇
間出所射不中今涉旬月百物典盡賣家驚妻猶多
所負伏願佛力一臂之助令好月十日連出若如此
而已不殺越人于貨則經于溝瀆莫知之也一宿儒
來再拜誓首捧一紙祭文辭曰某月某日某百拜謹
以青銅十二文之奠祭于當山兩大師靈某主右文

之世幼讀儒書經史百家固也小說雜史略覽無餘
然以此糊口言行不得不齟齬追時俗奉考證思所
謂書中魚耳大學中庸徒辨異同剽竊雜鈔暗合之
說載滿大車誠意正心置諸度外中之為中不省何
如幸以虛名周旋米足以代耕耨今執牛耳於都下
廩有腐粟庖積餘蔬猶愧屋漏欺己更廣財府吏大
門間膏驕取威脚力未病故駕肩輿膏名致貧無益
刊書終不改初老不死乖在得之戒巡走公門苦引
衣裾每思之慚愧迫身居不安居孔子面前自知莫
罪可紓冀大帥垂慈周旋救予言未畢一僧從傍低

聲言曰貪道亦佛家罪人衆善不奉諸惡妄作不如
法者極多便知大師面前亦莫罪可紓因欲乞救于
孔庠然亦知夫子亦能垂慈否請問為之如何先生
顧應之曰吁聖庠嚴矣不輒許僧侶入子如之何哉
目道不同不相為謀我躬不聞豈遑恤子相視人息
而去

及人川口氏來就案上讀繁昌記咄曰篇中賽大師
一醫生者豈得非罵我耶予曰何必然也僕固不與
賣門賣衣賣媚賣藥者交則所識醫流並是隻眼先
生豈為獨馮兒乎但因兄所著斷痘彙編傷寒後古

等書言之。兄隻眼為殊大耳。因思兄不必為當今居
世之醫者甚快矣。然以此為之終身或無術之可
施。世間少具眼病人如我。隻眼何不如以此大
隻眼。鬻之觀物師必得萬金。便安着兄之一生。而
僕亦沐餘澤也。相視大笑。莫逆於心。嗟乎此大都
會內似者何限。篇中曰士曰商曰僧曰儒皆以情
推而已。豈必有其人而摸之于以似責之。居十將
無辭。

篇中又錄友人詩賦皆係吾所臆記者。非其得意
之作也。何也。如初告之。思其不詳。未錄。故尔。且吾燕

薛藻固不能筆削一字。則非如當今有名詩人某集
中從錢之多少。琢磨加光金玉者也。而或聞金玉指
帶銅臭。下乃試借其集。嗅之果信矣。及嗅至小傳中
文高意深。處臭氣尤甚。奇哉。久之終閱水虎屍氣。予
乃掩鼻而嘆曰。水虎亦水物也。水原生金。彼臭變之
此臭固不為無理矣。抑富哉。此都繁昌。輯斯屍氣。以
鳴太平。今猶續為。楞子屍。未知最後一屍何時放了。
近世物價漸貴。浴湯錢一文。今益二文。屍價亦然。矣
未聞其所益。首加幾銀。但聞今年衆屍中。最放
大屍者。捐一五金。嗚呼。使炮家者流。閱之。彼必言如

以此費效之於我猶可。能粉一敵船。嗟。瓦。亦。太平
之物。而且放此等。大屁。輩。除此。都外。惡。見。有。教。都。下。
繁昌可喚而知者。是也。

茂杏君題斯篇曰。皎骨未容蒙世塵。食寒守節德親
珍。窮陽不寫離騷恨。絲筆翻鳴盛代春。擲地應聽金
石響。開厨恰首丹青新。凌雲賦就知音少。為惜無人
起。隱淪。賞譽過情。居上。跋。慙。不悅。君乃。矣。曰。亦。以。謂
水虎。昆耳。奈何。累德。請奉。累德之戒。曰。戒。我。子。勿。須。
此。收。錢。為。書。登。會。人。香。豆。賦。僧。一。般。樣。子。

繁昌記初篇終



